



莊子口義棧航卷五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13  
841  
6





841



莊子肅齋口義棧航卷之五

小野 壹校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  
 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  
 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  
 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太  
 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  
 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莊子卷五 天道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  
 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中庸二十  
 十六章  
 文王純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  
 亦不已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  
 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  
 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自  
 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  
 為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  
 不求靜而自靜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為靜之  
 喻即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乎而道德之至  
 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  
 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  
 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  
 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得



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大學之文。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人間世篇云。惟道集虛。又云。吉祥止止。註止者。應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也。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未考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

太極圖說

盡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俞俞安樂之貌。憂患不能處。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論語。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為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為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為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為徒太宗師篇故曰與天和者和也大本太宗即是

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太宗師篇意同均調天

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篇內既曰天和人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

越其筆勢大抵如此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此數句與太宗師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三字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為自言可見件件寓言豈可把作實語看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人門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論語憲問篇云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

而見於人則曰祟其鬼不祟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孟子離婁下篇

云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



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  
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  
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  
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  
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  
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  
天道人道同說。在宥篇云。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有為而累者人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若如此拘泥。便

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為。臣當有  
為。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又曰。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為  
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  
莊子不得。

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  
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  
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  
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  
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落天地言籠絡也。落與絡同。彫萬物者言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易乾卦云六爻發揮旁通也。馳萬物者役使群也。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為。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

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為末。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各物也比類例也。詳織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論語

篇云子曰禮云禮云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即與其



易也寧戚之意論語八佾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此數句甚平  
 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  
 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孟子告子上篇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  
 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  
 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  
 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  
 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

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謹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  
 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  
 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  
 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  
 取像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  
 薇亦作止是也詩采薇篇云采薇采薇薇亦萌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  
 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



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  
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  
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南爵親賢亦  
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  
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  
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  
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  
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

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  
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器下  
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  
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  
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  
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  
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形名名稱也刑與形同因  
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  
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



命語。賞罰。撻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書益稷篇云撻以記  
之。書用識哉。又曰車服以庸。註云。以記  
孔安國云。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莊子其言為治  
 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書皋陶謨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  
 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  
 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舍粗而求精  
 愚智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  
 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  
 名循名責實也。智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  
 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

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  
 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  
 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  
 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  
 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  
 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  
 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  
 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撻



季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  
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置也迂逆也若逆此  
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  
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形名賞罰為治之具以  
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袞雜爾  
一曲一偏也上所以畜下則是君道下所以事  
上則是臣道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  
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  
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

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  
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  
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  
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  
地而已矣

教嫂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喜之也婦人寡婦也  
既與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  
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易乾素  
曰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  
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此經常也



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爲而爲之意  
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爲未及於汝  
未免自爲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  
然則下三句謂堯自嘆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  
天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  
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爲但法天地則  
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  
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  
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  
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  
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  
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  
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  
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  
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  
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音義云徵藏藏名也。一云徵典也。十二經又加六韜合為十三經也。下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經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繁。大纒言太汗漫也。物體者以物為樂。與物為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胷中便有箇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

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子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嘆而言之。意嘆也。夫子猶吾子也。偈偈勞力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



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音義云百舍百日止宿也野古顯反服也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言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

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谷谷之也刺者譏也卻退也向有所譏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為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此下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耻過作非又翻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篇內却如



此下四箇服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闕然口喑之狀。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坐馳之意也。人問世篇云。吉祥止止。形夫且不正是之謂坐馳。形

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有於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物齋

論年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蓄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

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



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

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中庸云君子語

天。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

物備。廣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為德。為仁為

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

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

豫而不與之備。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

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不足累其心。

揅。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揅。此心亦不與之備。

往。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遷。言不計利害也。究極

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

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

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

所先也。賓禮樂。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為賓也。定

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

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  
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  
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  
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  
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  
此，極爲精妙。其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  
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與得不寬

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  
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  
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  
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  
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天運篇 全文大凡著書所  
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大惠普說第  
一云：世間只是許多人翻來，翻去在三界中。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  
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  
見莊子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



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彿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彿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此數行句句精絕五箇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遊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言如



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  
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  
施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禮記月令云。天氣所  
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  
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  
言。或作或止。孰為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  
勸助也。言何人為。故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  
雨也。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  
之。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  
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

也。

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  
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音義云。詔音條。巫咸  
殷相也。詔寄名也。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箇筆法。六極。六氣也。  
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  
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  
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  
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  
曰。此謂上皇。

惟新錄

卷一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法篋篇云：盜亦有道乎？

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適而無有道邪。

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不食子。五燈會元第七。神晏與聖國師。

傳惡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主

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能盡仁，則過之矣。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而面不見真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



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  
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  
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兼忘天下  
冥山在北。音義云冥山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  
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  
閑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  
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下曰忘  
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  
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  
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澤。

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  
息而言，嗟嘆自誇也。孝悌仁義忠信廉貞八者，  
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  
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  
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  
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并音屏，言皆屏去  
之也。至貴至富至願，無爲之道也。國財，國之  
財也。不渝不變，即所謂常然也。駢拇八者有爲  
以自役，而我常無爲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為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入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

一儀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奏作也微猶琴微也行之建之動作聳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



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終。老子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債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

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息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阮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



以神隨萬物而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也。天道焉語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於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泰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况汝乎。汝惟如此放弛所以怠也。儻然無

心貌也

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襲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音義云焱必遇反。疏有焱氏神也。



無怠不怠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  
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  
言林然而樂，林林惚惚，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  
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  
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窈冥冥，不可窮  
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  
徙，言不定也。不生常聲，即不生故常也。篇內，世  
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  
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  
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

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  
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楞

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妙圓平等，獲大安穩。註云：流則分湛合塵，故不流則旋元無偶。遂能反六用之擾，全一真之湛。譬之川水，反流全一，斯自淵澄湛性，淵澄故國。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紬繹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孟子：公孫丑篇云：為其氣也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



是作文之法。本無時意。然亦一轉。則必欲。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之意。怠而遁。是欲罷不能之時。論語子罕篇云。顏淵曰。欲罷不能。而愚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音義云。眯音米。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



接輿長沮桀溺

論語微子篇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

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植其杖而芸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又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皆是一種人芻狗結草為狗以

解厭也韻會云厭與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筐

也行笥也蘇取草也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

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

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

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於魯是猶推舟

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  
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

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

應世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槲梨橘柚邪其



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

也大正皇五帝之禮樂本與不殊

相梨橘柚人皆羨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王

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禮記樂記云五帝殊

世不相襲禮○史記商君傳三代相果屬似梨

而酸而酸

今取援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

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援狙而衣

以人之服也不自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

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冠冕衣  
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羨之歸

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羨顰而不知

顰之所以羨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顰感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學西

施之顰顰之所以羨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

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夫子也

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為文莫難於譬喻王



莊子卷五

臞軒邁 萬姓統譜王邁字實之仙遊人號臞軒從真德秀遊嘉定丁丑進士甲科為端

平中秘書省正字嘗云平生要自做箇譬喻不得纔思

量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

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爾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不可傳乃如此發出這般言語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

莊子卷五

三十一



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雖欲留之  
不往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今禪家所謂印  
證也傳燈錄第三達磨傳云師顧惠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弗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  
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  
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  
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此謂教久者我之  
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論語爲政篇云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能受者也汝不能受則

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  
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即禪  
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五燈會元第六月輪禪師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爲  
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  
乎爾論語述而篇云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參究道  
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  
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  
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  
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音義貸施惠也。

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遽廬草屋也。仁  
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纔有  
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  
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孟子盡心篇云。君子所過  
者。化之所存者。神。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着相也。不貸

者猶今人言不折本也。大惠普說第二三葉板  
云。一生作事依本分時  
只得箇平過不折本而已。其或心術不正  
爲己損人。只劫剥得這一生無可言者。易養  
易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真  
實之理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  
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  
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此即是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之意。賈  
服賦。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  
迷戀。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



闕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  
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左傳宣公十  
五年。晉侯使  
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  
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天之戮民  
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息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  
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  
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  
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  
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沮也。

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沮。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  
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不然。則是  
其胃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  
之牖民。大雅板篇便是天門之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  
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喙膚。則通背不寢矣。夫仁義  
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吾子亦放風而動。捨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  
鼓而求亡子者邪。郭註云。亡  
子。逃者也。  
嗜層眯目。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即夕也。左傳曰。



居則備一昔之衛

左傳哀公四年云一昔之期一昔一夜也又僖公三

十三年行則備一夕之衛惛然毒之狀也言自苦也憤吾心

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

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撻執也若使天下不

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

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門

周禮夏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

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

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儼然自

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

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

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鵠之白鳥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二

喻最佳黔涂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

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

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

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响濡共能幾何若處

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

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噤，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

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



民心變。人有心而共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脩謁也。倨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

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早也。誰猶誰何也。應帝王篇云。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為公一段。禮運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隨四時之施。其知僭於蠶蠹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蠶蠹。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僭毒也。蹙蹙

然不安之貌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

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音義云說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

曾子問篇云。老聃曰。丘止。

道。就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



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鉤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天道篇之語

夫自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父矣夫。丘不與化。為久不與化。為久。安能化。久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音義云。鷓。五歷反。鵲也。烏子也。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自鷓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虫。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在語篇之。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蠕之於螺贏。則非類而以化。揚子法言學行篇云。螟蠕之子。禮而逢螺贏。視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音義云。取桑。魚視使似也。案。即詩所謂螟。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孺交尾也。



魚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金剛經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

外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外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金剛經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



魚鱗冰者相濡以沫而生也... 生也有節而况啼... 不得乳而後有節... 佛經中多有此類... 不知不與他為入... 造化為一也此草... 遺蓋謂佛者所學... 無為之為則與造... 不同也... 萬世皆同...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  
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  
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  
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  
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  
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  
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  
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  
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  
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爲尚也。爲亢爲高也。

怨。誹憤也。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

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密。入山

恐不深之意。韓文十六上宰相書云。彼惟恐入

昧惟恐聞爲脩好脩潔也。教誨之人。爲師於世

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間暇

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爲亢非

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

後漢書列

傳二十一。華佗云。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

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兔。五曰鳥。亦除疾兼利

魄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無不

悅。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無不

忘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也。無極無定止也。衆

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

此也。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

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

全而神不虧。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  
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爲結須子細  
看它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者曰質平易恬  
惓即是無爲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着此三字  
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  
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

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  
合天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同  
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  
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  
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  
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  
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知北遊篇光而不耀自  
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  
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憂樂不係於心方為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無適也主一而無適是程子之語也論語道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逆也不與物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累也曰靜曰虛曰惔曰粹即是一箇自然之德如此發揮忤者人忤我

也以虛受之則無忤矣逆者我不逆物也道迎也不將不迎則在我者純粹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在宥篇語勞而不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雖似尋常之說但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



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也。不流不  
 能清。此無為之中有為也。香巖所謂喚做閑坐。  
 傳燈錄第十四云。藥山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  
 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閑  
 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又不得也。鬱閉而不流  
 愚按。香巖傳無此語。則是禪家所謂坐在黑山下鬼窟裏。  
 合眼坐在黑山。所謂默照邪禪也。大惠書上云。李  
 山。下鬼窟裏。參政頃在泉南。初相見時。見山僧力排默照邪禪。瞎人眼。又下  
 云。而今默照邪師輩。只以無言無說為極。則  
 天之行也。一月一周。非無為之有為乎。故曰天  
 德之象也。養神即是養生。提起一箇神字。便親  
 切了。此便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

字。如曰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燈

會元第四。長沙景岑傳。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  
 秘。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做  
 本來。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

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音義  
 云。吳

有。絡名于。絡越。有山名若  
 耶。並出善銅鑄為名。劍也。

寶愛其劍。則柙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  
 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



之用如此也。並流同流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用功久也。久則與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孟子盡心下篇云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守而未化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道為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

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野語田野之語猶卑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易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名。遊道篇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結性言存身。而有时命行謬。



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謂子細為之參究甚孤于莊子千載之意

夫處讀者不謂子細為之參究甚孤于莊子千載之意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譏當時儒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泯沒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沒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蒙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在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



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  
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  
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  
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  
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恬靜定也定能生惠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有生  
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後能靜定故  
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

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

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

知知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

惠首楞嚴經第六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惠却未說惠能生定也如

此等處當子細讀道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

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

宜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

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真純而見於外以

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

鳥可已也孟子離婁上篇云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故曰中純實



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孟子盡心篇下云。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曰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也。蒙晦也。德積於己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曰彼正而蒙已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孟子離婁下篇云。以善服天下。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闕。故曰至一。莫之為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遠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溲醇散  
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  
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溷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  
而復其初

三箇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所順則其純者  
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為安則知  
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  
於為天下而興其教化則非無為自然者故曰

溲醇散朴溲濁也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  
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  
為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為彼以  
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識相識察也似此心字  
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  
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博繁  
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抬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

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愚也論語

長篇云甯武子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

謬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太宗師篇極止也深根猶曰退



藏於密也。易繫辭云。聖人以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尚書益稷篇。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

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

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它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莊子厲齋口義棧航卷之五







